

明

通

鑑

明通鑑卷二十七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二十七

起旃蒙大淵獻盡盈
閏赤奮若凡三年

恭仁康定景皇帝

景泰六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 戊午大祀南郊 是
月以江淵爲工部尙書令視部事淵遂出閣時閣臣不
相協而陳循王文允刻私淵好議論每爲同官所抑意
忽忽不樂會兵部尙書于謙以病在告詔推一人協理
部事淵欲得之循等佯推淵而密令商輅草奏示以石
兵江工四字淵在旁不知也比詔下調工部尙書石璫

于兵部而以淵代璞淵大失望

以內閣起復誤也證之

年則以工部尙書視事出閣也

今據本傳

自是月

癸酉至于丁丑凡五日雨木冰

歐陽明史五行志不載三編書于是年正月目

云自癸酉至丁丑凡五日

二月壬午遣太監王誠同法

司刑科錄囚時中外繫囚有至十餘年者上以災變有

是命由是得減免者甚衆刑部郎中夏時正言通番奴

盜諸獄以待會讞淹引時月囚多瘐死請令所司斷決

詔從之遂推行天下著爲令尋又命大理少卿李茂等

錄南京浙江囚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辛巳敕

戶兵二部及兩畿山東河南浙江湖廣撫按三司官條

竟郵事及罷不急諸務 是月韃靼小王子穆爾格爾

遣使貢馬駝禮部言迤北未有君長請量減賞賜詔從

舊給之以慰其心

陔異諸書皆系韃靼貢馬于天順間今據三編改入是年四月據實錄也

明史韃靼傳亦云六年遣貢

五月畿內旱蝗蝻延蔓淮安揚州鳳

陽皆大旱己巳上親禱雨于南郊 是月予太監王誠

姪敏舒良弟玉張永兄琮郝義姪安王勤姪質俱世襲

錦衣衛職 六月乙亥以宋儒朱子九世孫挺爲翰林

院世襲五經博士挺世居福建建安縣之紫霞洲至是

命主朱子祀挺爲人醢謹言動有則 癸未河決開封

閏月雨畿湖廣水遣官省視振卹

陔異是年閏六月明史紀凡無事者

不書月分故六年六月乙亥下卽書七月乙亥又五行志兩書閏六月于景泰六年是閏在六月明矣吾學編作閏五月誤也朱挺世襲傅氏明書系之閏六月三編改入六月又系振兩畿湖廣饑于閏六月皆据英宗實錄今從之

秋七月乙亥徐有貞治沙灣決口成有貞至張秋上治河三策一置水門一開支河一濬運河議既定督漕都御史王茲以漕渠淤淺滯運請亟塞決口上敕有貞如茲言有貞守便宜言臨清河淺舊矣非因決口未塞也漕臣但知塞決口爲急不知秋冬雖塞來春必復決徒勞無益臣不敢邀近功詔從其言有貞乃踰濟汶沿衛沁循大河道濮范相度地形水勢上言河自雍而豫出險固而之夷斥水勢旣肆由豫而充土益疎水

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堤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漕道由此阻然驟而堰之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今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于是設渠以疏之起張秋金堤之首引而西南百里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北經澶淵以接河沁內倚古金堤以爲固外恃梁山泊以爲泄又置上下二閘以節宣之凡河流之旁出不順者築九堰以障之堰各長萬丈崇三十有六尺厚什之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以鐵至是工成凡役夫五萬八千有奇閱五百五十餘日賜

其渠名曰廣濟自是河水不東衝沙灣而更北出以濟
漕乃濬漕渠北至臨清南抵濟甯建閘于東昌者凡八
用王景制水門法以平水道而山東之阿鄆曹鄆間田
出沮洳者百數十萬頃水患亦息先是有貞倡河決宜
疏不宜塞之議廷臣皆難之上遣中使就問有貞乃出
二壺而穿其一爲五竅注水其中則五竅者先涸中使
還白于上乃決用有貞策及工將竣江淵請遣中官偕
文武大臣督京軍五萬人往助役有貞言京軍一出日
費不貲今泄口已合決堤已堅但用沿河民夫自足集
事乃止自沙灣之決垂十年至有貞治之決口乃塞然

亦會黃河南趨徐呂東流之勢漸殺故有貞用是奏功

云 辛巳刑科給事中徐正請間言事

政異徐正請間言事諸書皆系

之五年證之明史廖莊傳言六年七月辛巳徐正請間言遺沂王之國事傳中紀日分者絕少此云辛巳蓋本之寶錄

今據之

上亟召入乃言上皇臨御歲久沂王嘗位儲副

天下臣民仰戴宜遷置所封之地以絕人望別選親王

子育之宮中上驚愕大怒立叱出之欲正其罪慮駭衆

乃命謫遠任已復得其湣穢事謫戍鐵嶺衛時上雖怒

復儲議而于上皇未嘗不眷眷也無何有高平者謂城

南樹木多恐生叵測請盡伐之從之值盛暑上皇嘗倚

樹憩息至是見之大駭于是離間復行

政異明史廖莊傳但書徐正請

問言事而諸書所記則竝及御史高平請伐南城樹木
書云英宗復辟正平皆伏誅重修三編據之記于杖廖
莊等目中然則是時從中離間之御史尚有高平皆以
天順初伏誅與明史莊傳異今按高平爲御史史所不
見故三編質實云高平里籍未詳今參核前後疑卽太
監高平也三編天順元年五月籍未詳今參核前後疑
監高平伏誅證之明史宦官傳言上皇賜阮浪袋刀浪
以贈王瑤指揮盧忠醉瑤而竊之以告尙衣監高平平
令校尉李善上變据此則殺阮浪王瑤係盧忠與高平
同謀故天順元年五月竝磔之也蓋高平前一年謀殺
王瑤等次年復請伐南城樹木兩事實一人野史不攷
誤連徐正書之而以爲御史高平明史廖莊傳亦疑御
史無高平故但書徐正事而刪却高平三編但書天順
元年殺盧忠高平請伐南城樹木事爲後年誅正平等
事下竝書高平請伐南城樹木事爲後年誅正平等張
本不書御史亦不書太監以示存疑餘俱詳攷證中

庚寅以南畿屢災及太白常晝見敕諸臣修省

攷異

本紀書七月庚寅以南京屢災勅羣臣修省三編則于
七月書太白晝見攷明史天文志是月不書太白晝見

事然三編所据皆實錄月日而明史志中言景泰間太白常晝見與三編目中語合今並記之于是御史倪敬偕同官盛景杜有黃讓羅俊汪清等上言府庫之財不宜無故而予遊觀之事不宜非時而行曩以齋僧屢出帑金易米不知櫛風沐雨之邊卒趨事急公之貧民又何以濟之近聞造龍舟作燕室營繕日增嬉游不少非所以養聖躬也章綸鍾同直言見忤幽錮踰年非所以昭聖德也願罷桑門之供輟宴佚之娛止興作之役寬直臣之囚上得疏不懌下之禮部部臣稱其忠愛上雖報聞意終不懌未幾詔都御史蕭維楨考察其屬遂希指罷黜敬等凡十六人時又有御史王鑑者嘗

千左順門面斥中官非禮中官怒甚因考察屬維楨竝去之維楨不可而止蓋異倪敬等上書三編系于太白證之明史敬傳書六年七月下言帝雖報聞意終不懌詔都御史蕭維楨考察罷黜御史凡十六人敬預焉明史稿書考察御史事于八月乙巳卽維楨考察敬等事也今竝系之七月下又十六人諸書作十二人

八月庚申杖南京大理少卿廖莊于廷竝杖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獄時莊以母喪赴京關給勘合朝見東角門上憶莊前疏立命廷杖八十左右言事由鍾同等倡之上愈怒乃封巨梃令杖同綸于獄同竟死獄中綸長繫如故同永豐人父復以宣德中進士官修撰與劉球善球上封事約與俱復妻勸止之球聞之曰奈何謀及

婦人遂獨上之竟死無何復亦病死妻深悔之每哭輒
曰早知不祿曷若與劉君同死同幼聞母言卽感奮思
成父志嘗入吉安忠節祠見所祀歐陽修楊邦乂諸人
嘆曰死不入此非夫也方復儲之上疏也策馬出馬伏
地不肯起同叱曰吾不畏死爾奚爲者馬猶盤辟再四
乃行同死馬長號數聲亦死天順復辟贈大理左丞錄
其子啟入監尋授咸甯知縣啟請父遺骸歸葬詔給舟
車器費成化中追謚恭愍從祀忠節祠與珠聯位竟如
同初志方同等下獄時有禮部郎孟玘者亦疏言復儲
事竟不罪而進士楊集上書于謙曰奸人黃玠獻議易

儲不過爲免死計耳公等遽成之公國家柱石獨不思所以善後乎今同等又下獄矣脫諸人死杖下而公等坐享崇高如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忌諱要爲有膽宜進一官處之乃以集知安州莊旣杖謫定羌驛丞是月濬京師城河備雨潦也九月乙亥振蘇松饑民米麥凡一百餘萬石冬十月戊午免陝西被災稅糧十一月乙亥命南和伯方瑛爲平蠻將軍充總兵官討湖廣叛苗初廣通王徽燂旣廢其黨蒙能竄入苗中爲亂詐作妖書糾生苗三萬餘攻龍里新化銅鼓諸城能自稱蒙王官兵屢勦不能克瑛之召還

也貴州巡撫蔣琳奏瑛前守貴州邊境苗蠻畏服乞遣
還上不許至是湖廣苗叛復命瑛帥京軍討之而使御
史張鵬偵其後還奏瑛所過秋豪不犯上聞之大喜瑛
明史本紀是年十二月但書方瑛討湖廣叛蠻而諡之
瑛傳及諸王傳則以廣通王廢後其黨竄入苗中煽亂
也三編据書于是年十一月目中今從之十二月己巳免南畿被災稅糧

是歲南畿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江西湖廣府三十三
州衛十五皆旱

七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 己卯命兵部尙書石璞總
督湖廣軍務與方瑛合討叛苗 壬午大祀南郊 二
月庚申皇后杭氏崩甲子營壽陵 三月戊寅免雲南

被災稅糧 辛巳天鼓鳴是夜無雲西南方有聲如雷

夏四月乙卯麓川思任發子思卜發遣使貢象馬方

物奏稱臣父兄犯法時臣幼無知乞賜矜宥朝議許之

賜敕誠諭竝賚卜發錦幣及其使鈔幣有差 壬戌彗

星北見于胃長二尺指西南 五月癸酉彗星漸長丈

餘戊寅以星變及水旱災異敕內外羣臣修省 戊子

彗星西北見于柳長九尺餘掃軒轅星 辛卯以宋儒

程頤十七世孫克仁周敦頤十二世孫冕俱世襲翰林

院五經博士程氏世居嵩縣之六渾周氏本道州人周

子葬母江州子孫因家廬山蓮花峯下至是命克仁冕

子孫世奉祀事

明史本紀于六年六月記朱子裔孫挺世襲七年五月記周子裔孫克仁與

襲證之明史儒林傳七年五月尚有程子裔孫克仁與

晃同賜世襲是本紀七年漏去克仁也三編統系之六

年六月朱子裔孫挺世襲下目云復以宋儒程頤十七

代孫克仁周敦頤十二代孫晃俱爲五經博士世襲蓋

連兩年所賜世襲牽連並記故實實云克仁晃之授博

士在景泰七年五月此據實錄也惟明史克仁傳書于

景泰六年則因朱挺連

及之故晃傳仍作七年 甲午彗星見于張長七尺餘

掃太微北西南行

是月以福建僉事呂昌奏增祀黃

榦蔡沈劉燾眞德秀于朱子祠

明史呂昌奏宋儒黃榦等從祀朱子祠亦見三

編六年質實中據實錄 在是年五月今從之

初詔儒臣修寰宇通志至是

成上之大學士高穀晉少保陳循以下皆加兼官商輅

初擬進兵部尙書爲王文所抑乃兼太常寺卿贊善兼

檢討錢溥擬陞諭德兼侍讀輅謂溥已越衆陞二級不宜復陞兼官于是溥以諭德兼編修溥不悅作老秃婦傳以譏輅輅亦不與校也 六月壬寅彗星入太微垣長尺餘漸沒 庚申葬肅孝皇后 是月河決開封河南彰德田廬皆被淹沒大雨故也 秋七月雨畿山東河南自夏至秋大雨不止諸水竝溢高地丈餘是時山東河隄多壞惟徐有貞所築如故事竣還朝召見獎勞尋進左副都御史 以工匠蒯祥陸祥爲工部侍郎時營建數起工役繁興蒯以木匠陸以石匠俱援軍功例累擢太僕少卿至是遂爲卿貳仍命督工匠時稱匠官

云

明鑑曰傳曰不軌不物謂之亂政蒯祥等木石之工
耳列之卿貳可乎昔李輔國以閑廐小兒參決國事
王叔文以奕棋待詔議政中書皆爲後世指摘然猶
追論其出身之始也未有正當執役事上之日寵以
顯位且卽令督其所事若景泰之紕繆者其後嘉靖
以雷維學爲工部尙書絕與此類重土木而輕官爵
紊朝班而隳綱維奚以勵士大夫之品節哉

八月上以官多擾民敕吏部等議裁冗員于是省參政
三參議二副使五僉事二同知以下一百五十餘員

是科順天鄉試翰林劉儼黃諫爲考官楊揭大學士陳循子瑛王文子倫皆被黜循等乃以私憾搆儼等劾其校閱不公請如洪武間治劉三吾等罪及重開科考試例蓋欲殺之也詔禮部會大學士高穀復閱取中之徐泰等有優于瑛倫者有相等者亦有不及者惟第六名林挺株卷無評語亦無私弊應以疎忽論穀因言于上曰大臣子弟與寒士競進已不可況又不安于義命欲以此搆考官乎上欲兩全之九月賜瑛倫俱爲舉人准來年一體會試其已中之舉人惟黜林挺餘毋庸議于是六科給事中請論循文罪而張甯上疏謂宋范質爲

相其從子求奏遷秩質作詩戒之韓億之子維舉進士
以父執政不就廷試方之陳循王文賢不肖何如也況
應試者千八百有奇而中式者百三十五人倘一概援
例干進豈不壞科目之制乎請治循等仍將瑛倫照不
中發回原籍是時穀亦請致仕上慰留之卒曲宥循等
不問文爲穀所引而自入閣後反與循比穀持正不阿
屢爲循文所擠請解機務不許由是閣臣卒不相協而
以論救林聰劉儼二事人皆右穀而病文云 詔追謚
宋丞相文天祥曰忠烈侍郎謝枋得曰文節從僉都御
史巡撫江西韓雍之請也

致異追謚文謝事見明史韓
雍傳三編據實錄系之是年

之九月雍代楊甯撫江西歲饑奏免秋糧劾奏甯王奠

培不法事

奠培事見後卷蓋奠壘訐之也

時雍年甫三十赫然有才望

其所規畫措置皆得士民心

冬十月癸卯振江西饑

十一月丁卯以監察御史陳述薦江西處士吳與弼

詔巡撫都御史韓雍禮聘送京師與弼年十九見伊雒

淵源圖慨然嚮慕遂罷舉子業盡讀四子五經及洛閩

諸錄不下樓者數年家貧躬耕非其義一介不取四方

來學者約已分少飲食教誨不倦正統之末御史涂謙

撫州知府王宇山西僉事何自學先後薦俱不出嘗嘆

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平難矣至是述請禮聘

俾侍經筵或備成均教士之選故有是命然與弼竟不

至

陝西 據明史儒林傳初聘吳與弼在景泰七年蓋聘而未至係陳述所薦若天順元年則石亨李賢薦也

弼州攷誤以爲十一月丁卯今 十二月己亥方瑛大

破湖廣叛苗先是賊渠蒙能攻平溪衛都指揮鄭泰等

擊却之能中火鎗死瑛遂進兵沅州連破鬼板等一百

十餘寨遂與尙書石璞會兵于天柱 甲寅彗星復見

于畢長五寸東南行漸長越九日沒

陝西 是年四月彗見至六月沒見明

史天文志三編 據書之惟十二月甲寅彗星復見亦見天文志今據增

戊午振畿內山

東河南水災竝蠲通賦及本年被災稅糧 癸亥上不

豫詔罷明年元旦朝賀 是歲湖廣浙江及南畿江西

山西府十七旱以水旱免天下稅糧計米麥二百四十萬四千二百餘石

八年春正月丙寅朔上皇在南宮

陝西憲章錄皇史紀聞皆書天順元年不

書景泰八年三編質實云景泰八年爲英宗天順元年不
按是年正月壬午英宗復辟丙戌改元天順今依朱子
綱目書唐中宗及分注睿宗例大書景泰八年而以天
順元年分注其下今按明代本年改元只英宗一人而
其事又在正月壬午則十七日也今不沒去景泰八年
而書壬午英宗復辟之事于其下竝以天順元年與景
泰八年同卷自正月丙戌改元爲始則月分日分明白
易見惟據本紀景帝崩在二月故于天順元年二月癸
丑書鄭王薨蓋在廢後貶稱如親王例也今仍書帝崩
于西宮而系于壬午之下云踰月癸丑帝崩于西宮以
正其生前之名至天順元年二月則但書貶祭葬事而已

戊辰免江西被災稅糧

丁丑上輿疾宿南郊齋宮

上疾日甚而儲位未定

中外憂懼百官問安左順門太監興安出謂曰公等皆朝廷股肱耳目不能爲社稷計徒日日問安何益衆嘿然安之意蓋謂宜早請建儲也諸臣會于朝議請復立沂王爲太子惟大學士王文陳循議不合文曰今只請立東官安知上意誰屬循不言學士蕭鏊曰沂王旣退不可再也乃以早建元良請時都御史蕭維禎舉筆曰我請更一字乃更建爲擇笑曰吾帶亦欲更也已卯諸臣疏進諭曰朕偶有寒疾十七日當早朝所請不允已而上將郊召武清侯石亨至榻前命攝行祀事亨見上疾甚退與都督張軌左都御史楊善及太監曹吉祥謀

謂立太子不如復上皇可邀功賞軌吉祥等然之乃謀之太常卿許彬彬曰此不世功也彬老矣無能爲徐元玉善奇策盍與圖之元玉有貞字也亨軌遂夜至有貞家有貞大喜曰須令南城知此意軌曰已陰達之矣有貞曰必得審報乃可亨軌遂去辛巳王直胡濙于謙會諸大臣臺諫請復立沂王推商輅主草大畧謂陛下宜宗章皇帝之子當立章皇帝子孫疏成期以日暮奏未入而奪門之變起

預黑明史本紀但書己卯請建太子事而辛巳再請惟見王直傳中言奏

未上而奪門事起則壬午之前一日明矣諸書言奪門在十七日是年正月丙寅朔壬午十七日辛巳則十六日也奪門在十六日之夜故仍于辛巳下書之

是日夜石亨張軌與曹吉祥

矯稱皇太后制復會有貞所軌日報得矣計將安出有
貞乃升屋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因密語定
計倉皇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利不
成門族禍歸人不歸鬼矣時方有邊警有貞豫令軌詭
言備非常勒兵入大內亨掌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
之既入復閉以遏外兵值天色晦冥軌等惶惑有貞趣
行軌顧曰事濟否有貞大言曰必濟進薄南宮城城門
銅毀墻入見上皇子燭下上皇問故衆俯伏合聲請登
位乃麾兵士進輦皆驚戰莫能舉有貞率諸人助挽以
行忽天色明霽星月開朗上皇顧問各以職官姓名對

至東華門門者拒弗納上皇曰我太上皇也遂入至奉
天門升座有貞等常服謁賀呼萬歲時以明日有旨視
朝羣臣咸待漏闕下忽聞殿中呼譟聲方驚愕須臾鳴
鐘鼓諸門畢啟有貞出號于衆曰太上皇帝復位矣趣
入賀壬午上皇召諸臣入朝諭曰卿等以景泰皇帝有
疾迎朕復位其各任事如故方上皇復辟帝方病卧聞
鐘聲問左右爲誰旣知爲上皇連聲曰好好踰月癸丑
帝崩于西宮

英宗睿皇帝後紀

天順元年春正月丙戌上告卽位于宗廟陵寢詔大赦

天下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詔中攘位幽閉之語皆
徐有貞所撰也先是上卽位卽日命有貞以原官兼學
士入內閣預機務明日加兵部尙書尋論奪門功封石
亨忠國公張軹太平侯軹兄軹文安伯楊善興濟伯曹
吉祥嗣子欽都督同知 丁亥殺少保兵部尙書于謙
大學士王文籍其家先是廷臣會議請立沂王文與陳
循懼忤景帝意遂易以請擇語一時中外譌傳謂文與
中官王誠等謀召取襄世子及石亨等議迎復徐有貞
恐其中變乃詭詞激亨曰于謙王文已遣人迎襄世子
矣又曰上已知君謀將于十七日早朝執君亨大懼謀

遂決有貞以南遷及求薦事切齒于謙而亨總十營兵
爲謙所制不得逞亦銜之上甫復辟卽日下謙文于獄
于是有貞與亨等嗾言官劾謙文謀迎外藩入繼大統
命鞫于廷文抗辯曰召襄王須用金牌信符遣人必有
馬牌內府兵部可驗也詞氣俱壯謙笑曰亨等意耳辯
何益都御史蕭維禎曰事出朝廷不承亦難免遂文致
其詞竟以意欲二字傳會成獄坐謀逆律當寘極刑奏
上上猶豫未忍曰于謙實有功有貞曰不殺于謙此舉
爲無名上意遂決時薛瑄方召至力言于上乃減一等
斬于市文之死人皆知其冤徒以倡易儲議爲時論所

不與無惜之者

攷弼弇州攷誤誤信天順日錄之語以爲迎立襄王文實有是謀而突因追雪

于謙遂立王毅愍愍之謀掩之遂得與肅愍同贈謚
後弼稱其冤而所采天順日錄語極有斟酌傳中言文
之死人皆知其誣以素刻伎且迎駕復儲之議不協與
論故冤死而民不思云云此論平允可謂良史之筆若
王弇州謂其實有迎立之謀而反譁其易儲之不預未
免是非而謙以定社稷功爲舉朝所嫉及奪門事起一
傾倒

時希旨取寵者又藉以爲口實至有遂溪教諭吾豫奏
請族謙竝誅其所薦舉文武大臣部議持之而止籍沒
之日家無餘貲惟正室局鑰甚固啟視則上賜蟒衣劍
器也臨刑入市陰霾四合天下冤之皇太后初不知謙
死比聞嗟嘆累日時有錦衣指揮多喇舊作者本出曹

吉祥部下以酒酌謙死所慟哭吉祥怒扶之明日復酌奠如故都督同知陳達感謙忠義收遺骸殯之踰年謙壻千戶朱驥歸其喪葬之杭州達故舉將才出李時勉門下者也 詔謫戍陳循江淵俞士悅于鐵嶺斥商輅蕭鐵等爲民皆徐有貞主之也有貞旣入閣欲盡攬事權遂佐石亨輩撼去諸閣臣循雖素有德于有貞亦弗恤也上之卽位也至便殿復召高穀及輅入溫旨諭之命草復位詔亨密語輅赦文不須別具條款輅曰舊制也不敢易亨不悅至是與有貞嗾言官劾循等朋奸遂竝及輅下之獄輅上書自懇言復儲疏在禮部可覆驗

蓋王直等疏雖未上稿猶留禮部侍郎姚夔所改略以此請而亨等持之遂不省淵旣謫進工部侍郎趙榮爲本部尙書 己丑復論奪門功封孫鏗懷甯伯董興海甯伯擢欽天監正湯序禮部右侍郎一時官舍旂軍晉級者凡三千餘人 辛卯以石亨言罷巡撫提督軍務亨在景帝時屢以文臣不宜節制武臣爲言至是卒罷之時王竑巡撫江北遂改浙江參政亨與張軌曹吉祥輩復追論竑擊殺馬順亨詔除名編管江夏居半歲上手宮中得竑疏見正倫理篤恩義語感悟顧左右曰竑所奏多爲朕也命遷河州尋遣官送歸田里敕有司善

視之 壬辰榜于謙黨人示天下千戶白琦請之也

方額森之寇京師也謙薦擢職方郎中吳甯爲本部侍郎佐謙治軍事寇騎充斥甯立雨中指麾兵士從容鎮靜寇旣退朝廷議仍召勤王兵甯曰今畿民猶日數驚相率南徙若再召外兵是益之驚也莫若告提四方人心自定因具奏行之景泰改元以疾乞歸後不復出嘗爲謙擇婿得朱驥驥以世襲武職謙頗輕之甯曰公它日當得其力後驥卒歸謙喪甯言果驗然驥卒坐謙姻親謫戍又有王偉者亦以謙薦擢兵部侍郎自以爲謙所引恐嫉謙者目已爲朋附嘗密奏謙誤冀以自解景

帝出其奏示謙謙叩頭謝退謂偉曰我有失君何不面
規我乃至爾耶偉大慙沮然竟坐謙黨罷歸越十餘年
乃復官請毀白琦所鏤板遂告病歸榜中所示竝中官
王誠之黨及邸府舊僚皆預焉 甲午殺昌平侯楊俊
初俊守永甯懷來聞額森欲奉上皇還密戒將士無輕
納至是上復位張軌與俊不協言于朝遂徵俊還下詔
獄坐誅 是月以太常寺卿許彬大理寺卿薛瑄爲禮
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致異許彬薛瑄入
閣皆同時事明史
稿記許彬入閣于壬午薛瑄入閣于甲申明
史則統系之壬午下今竝系之正月之末 吏部尙
書王直禮部尙書胡濙以老請致仕許之竝賜金帛給

傳歸直在翰林二十餘年稽古代言編纂記注之事多出其手長吏部凡十四年年益高名德日益重上之還也直最有力焉景帝易儲雖同受金幣之賜非其本意也請復沂王之疏雖未及上上亦雅知之故不及于譴謫在禮部久凡表賀祥瑞皆以官當首署名一時頗病其逢迎然立朝垂六十年節儉寬厚喜怒不形于色易儲議起不免依違其間而以屢請朝賀南宮不忘忠愛故上亦優容之二人既歸直年八十有四漢年八十有九皆得享歸田之樂以令名終 二月乙未朔廢景泰帝仍爲郕王遷之西內尋貶所生母皇太后吳氏復爲

宣店賢妃廢后汪氏復爲邸王妃削孝肅皇后杭氏謚
號改懷獻太子爲懷獻世子皆稱皇太后制行之時湯
序請革除景泰年號不許 庚子大學士高穀致仕穀
見循文等皆誅竄遂謝病上以穀長者語廷臣曰穀在
內閣議迎駕及南內事嘗左右朕其賜金帛襲衣給驛
舟以歸穀既去位杜門謝客有問景泰天順間事悉不
荅越三年卒後贈太保謚文義 癸卯以吏部侍郎李
賢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時賢在吏部王直既去
掌部事者爲尙書王翱石亨惡之言于上曰翱老矣可
令致仕翱聞之遂上疏乞休許之亨語賢曰翱已休致

君當代之矣賢曰朝廷不可無老成人況翺雖老精力未衰以賢輔之可也賢安敢當此重任于是亨復言于上遂留翺未幾賢復以徐有貞薦遂與有貞同預閣務初上之北狩也廷議推舉將材尙書于謙獨薦遼東指揮僉事范廣充左副總兵爲石亨副積功累遷至總兵官督兵居庸關外及團營旣立謙復薦廣副亨提督團營軍馬而亨所爲多不法其部曲復貪縱廣數以爲言亨銜之譖罷廣止領毅勇一營廣又與張軹不相能徒以謙在未發也及上復位亨軹等恃奪門功遂誣廣附于謙謀立外藩下之獄廣詞氣不屈卒搆以謀逆與

謙同罪遂斬于市廣性剛果每臨陳身先士卒未嘗敗
衄一時諸將盡出其下以故爲儕輩所忌謙與廣相繼
死國營亦尋罷 戊申廣西總兵官柳溥奏破廣西蠻
先是潯州大藤峽山寇糾合荔浦等處賊劫掠縣治殺
擄居民至是勦平之尋召溥還 癸丑詔郕王喪葬悉
依親王例毀所營壽陵葬之西山謚曰戾以其後宮唐
氏等殉葬初議欲并及汪后學士李賢曰妃已幽廢兩
女幼尤可憫乃止 戊午南和伯方瑛尙書石璞率左
副總兵陳友等進擊湖廣天堂諸砦復大破之克砦二
百七十禽僞侯以下一百二人捷聞召璞還瑛留填貴

日知錄卷二十一
五
州湖廣 壬戌免南畿被災稅糧 是月贈鍾同官

前官見釋章綸于獄召廖莊還擢綸禮部右侍郎莊大理

左少卿上釋綸命內侍檢前疏不得內侍從旁誦數語

上嗟嘆再三 召副都御史軒輅爲刑部尙書巡撫陝

西副都御史耿九疇以議事至京師上顧侍臣曰九疇

廉正人也時改蕭維禎于南京又以迎駕忤旨追奪李

實職爲民

事見景泰元年

乃留九疇爲右都御史擢國子學正

林聰爲僉都御史 贈少監阮浪命儒臣立碑記其事

王驥旣致仕見石亨徐有貞等驟貴自謂復辟曾預

謀而賞不及因上章自訟言臣子祥入南城爲諸將所

擠墮地幾死今論功不預疑有蔽之者上不得已乃官
祥指揮僉事命驥仍兵部尙書理部事數月致仕去

改張鳳于南京踰月以沈固代爲戶部尙書 三月已

巳復立沂王見深爲皇太子封皇子見潏爲德王見澍
秀王見澤崇王見浚吉王初景帝將易儲語太監金英
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是十
一月初二日帝憮然蓋帝所言者見濟而英所言今皇
太子也或曰景帝之怒英以此汪后之諫易儲也太子
雅知之至是請于上遷居舊王府得盡攜宮中所有而
出與太子母周貴妃相得甚歡歲時入宮敘家人禮性

剛執一日上憶有繫腰玉玲瓏索之太監劉桓言在汪
妃所命往取妃投諸井對使者曰無之已而告人曰七
年天子不堪消受此數片玉耶後有言妃出所攜巨萬
計上命檢取之立盡攷異按金英東宮生日之語弇州
英發其結黨市恩及縱家人中鹽事遂下獄論斬詔禁
錮英家幾籍矣豈東宮生日之語在英未下獄之前耶
或景帝之怒由此但其時帝方即位殊未萌易儲之念
不應有東宮之說英之赦出必在三年間當時儲位已
定帝何必復言東宮生日英尚在危疑間豈敢作此對
耶按景帝監國憲宗方三歲而證之懷獻太子傳見濟
似長于憲宗故景泰三年立爲太子四年二月冠明制
太子冠在十五歲又蚤者十二歲然則景帝監國見濟
已離就傳之年不遠金英生日之對必係改元前後事
弇州未核前後一詳攷耳今彙敘於立憲宗爲太子之
下餘詳
癸酉封徐有貞武功伯方有貞以錄奪門功

攷證中

入閣加尙書意猶未懌語石亨曰願得冠側注從兄後至是亨爲言于上遂得封太監興安見有貞等俱邀封賞言于上曰當日若附和南遷不知置陛下于何地又安有奪門功邪上嘿然時上以謀立外藩事盡磔景帝所用太監王誠舒良等于是給事御史爭劾安預逆謀宜同罪上宥之是時中官坐誅者甚衆安僅獲免云

乙亥大賚文武軍民 庚辰賜黎涪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上之北狩也巴延特穆爾敬護尤至心感之至是復位卽遣都督馬政等使迤北賜巴延妻金幣韃靼保喇遮政等執之而遣使人賀且請獻玉璽敕之曰璽

已非眞卽眞亦秦不祥物獻否惟爾但勿留我使以速
爾禍保喇不受命遂寇延綏都督李懋等敗沒事聞上
命忠國公石亨爲征鹵副將軍討之時石彪召還復以
爲游擊將軍帥兵備大同 丁亥振山東饑民 是月
下大同巡撫年富于獄初富以景泰二年撫大同提督
軍務時經喪敗之後法弛弊滋富一意拊循奏免秋賦
罷諸州縣稅課局停太原民轉餉大同武清侯石亨等
令家人領官庫銀帛糴米入邊多所乾沒富首請按治
詔宥亨等抵家人罪亨所遣卒越關抵大同富復劾亨
專擅亨輸罪已又劾參將石彪罪彪銜之至是富以罷

巡撫歸未幾彪修前憾遂劾富亨左右之下富詔獄上以問學士李賢賢稱富能祛弊上曰此必彪爲富抑不得逞其私耳賢曰誠如聖諭宜早雪之上乃諭錦衣衛門達從公鞫實事果無驗尋釋之令致仕去 初袁彬從上在迤北周旋左右寒暑飲食未嘗一刻離一年之間上視彬猶骨肉也及從上還景帝僅授彬錦衣試百戶至是上復辟擢指揮僉事尋進同知上眷彬甚所奏請無不從內閣商輅旣罷彬乞得其居第旣又以湫隘乞官爲別建上亦報從彬娶妻命外戚貴人主之賜予優渥時召入曲宴敘患難時事歡洽如曩時哈銘亦以

舊恩擢千戶賜姓楊 夏四月甲午朔以災異數見齋

戒露禱于上帝竝命廷臣條軍民利病以聞是時北畿

山東竝饑發塋墓斫道樹殆盡父子或相食上甚憂之

命侍郎周瑄振北畿僉都御史林聰振山東上恐巡歷

不能周徧復遣侍郎黃仕雋繼往聰屢請發帑徐有貞

曰發帑振濟徒爲里書乾沒耳李賢曰慮乾沒而不貸

坐視民困是因噎廢食也上卒從賢言 乙未免浙江

被災稅糧凡五十四萬有奇 丁酉方英討蒙能餘黨

凡克銅鼓藕洞一百九十五砦覃洞上隆諸苗震懼各

斬其渠來獻 丁未錄四 乙卯保喇寇甯夏參將种

與戰死 是月襄王瞻塋來朝

陔異明史本紀不載而于天順四年四月壬子

書其來朝證之諸王傳王以元年來朝四年再朝本紀不書元年之朝蓋漏脫耳三編據實錄增入今從之

王在諸藩中最長且賢方上北狩時衆望頗屬之皇太后命取襄國金符入宮不果召景帝未立時王上書請立皇長子令郕王監國募勇智士迎車駕踰年上還京師居南內王又上書景帝謂宜朝夕問安率羣臣朔望朝見及上復辟石亨等誣于謙王文以迎立襄王爲詞上頗疑王久之從官中得王所上二書復檢襄國金符仍在太后閣中乃賜書召王比二書于金滕至是王入朝禮待優隆一日宴便殿避席請曰臣過汴汴父老遞

道言按察使王槃賢以誣逮詔獄願皇上加意上立出
槃命爲大理卿詔設襄陽護衛命有司爲王營壽藏及
歸上親送至午門外握手泣別王逡巡再拜上曰叔父
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願省刑薄斂上拱
謝曰敬受教目送王出端門乃還 何文淵卒文淵已
致仕上卽位削前所兼官而是時有謂景帝易儲詔中
父有天下傳之子語出文淵或傳朝命逮捕文淵懼而
自縊時文淵子喬新官南京禮部主事奔喪歸里里人
故侍郎揭稽嘗受業文淵而與喬新兄弟不協遂奏文
淵之死實諸子迫之自經又逼嫁父所愛妾喬新亦許

稽爲巡撫時嘗薦黃珌且代草易儲疏皆被逮比對簿
文淵妾斷指爲諸郎訟冤獄得少解上亦以事經赦後
釋不問文淵通紀紀聞皆系之三月据弇州攷誤謂文淵以四月卒今從之惟文淵係自盡据弇州言卒後爲人所奏差官驗之果然證之何喬新傳當時揭摺奏文淵乃諸子逼之自經野史遂沿其誤啟棺復驗卽此案訐訟之類末也今据喬新傳

五月辛未命安遠侯柳溥備邊宣

府大同時寇遣千騎屯大同邊外窺偏頭關命溥會石

亨等合擊之 丙戌彗星見于危芒長五寸指西南

初景帝不豫廷臣請立東宮不許御史楊瑄與同官錢璣樊英等約疏爭會奪門事起乃已及是瑄印馬畿內至河間民遮訴曹吉祥石亨奪其田瑄以聞竝列二人

佑寵專權狀上以語閣臣李賢徐有貞曰眞御史也遂遣官按覈而令吏部識瑄名將擢用吉祥聞之懼訴于上請罪之不許會星變掌道御史張鵬周斌等將劾亨吉祥諸違法事約十三道交章論奏先一日亨西征方歸給事中王鉉遂洩之于亨亨與吉祥泣訴于上誣鵬爲己誅內監張永從子結黨排陷欲爲永報讐明日疏入上大怒收鵬及瑄御文華殿悉召諸御史擲彈章俾自讀斌且讀且對神色自若至冒功濫職語上詰之曰彼率將士迎駕朝廷論功行賞何云冒濫斌曰此輩皆貪天功當時迎駕止數百人光祿賜酒饌名數具在今

起遷至數千人非冒濫而何上嘿然竟下瑄鵬及諸御史于獄是月磔太監高平及千戶盧忠坐阮浪王瑤獄也詔捕黃玠徐正玠聞自殺命發棺僇其尸玠子震亦爲都督韓雍捕誅之正亦伏誅

徐正事則三英宗復辟子謙王文以謀立外藩誅死其事遂不白云據此則正以被謫後免誅也然明人紀載皆云徐正高平皆以英宗復辟伏誅弇州攷誤多據國史以糾野史而于記何文淵自經一事云文淵以天順元年四月卒黃玠徐正以五月伏誅則弇州固有所據矣三編類書于六年杖廖莊目中亦云正平皆伏誅三編所記多據實錄與弇州所據國史合今茲

六月癸巳朔彗星見室長丈餘磔高平盧忠彙書之

由尾至東壁犯天大將軍卷舌弟三星井宿水位南弟二星

甲午下右都御史耿九疇左副都御史羅綺于

錦衣衛獄時楊瑄等下吏榜掠詰主使者無所引于是石亨等以爲九疇綺實主使之遂竝坐九疇旣罷以刑部侍郎馬昂代爲都御史尋出撫山西踰月復以副都御史寇深爲都御史 己亥下徐有貞李賢于錦衣衛獄初有貞旣譴黜諸閣臣得盡攬事權中外側目而有貞愈益發舒進見無時初爲曹石所引旣得志則思自異于曹石又陰窺上于二人不能無厭色乃稍稍裁抑之且微言其貪橫狀上亦爲之動楊瑄之劾亨吉祥也上以問有貞及李賢皆對如瑄奏遂詔獎瑄亨吉祥大怨恨日夜謀搆有貞上方眷有貞時屏人密語吉祥令

小豎竊聽得之故泄之于上上驚問曰安所受此語對
曰受之有貞且曰某日語某事外間無弗聞上由是始
疏有貞會張鵬等獄起亨吉祥謂內閣實主之遂竝及
賢至是同至上前具陳迎駕奪門功因訴曰今內閣專
權欲先除臣等不然諸御史安敢爾相與悲哭不已上
心動乃諭言官劾有貞賢圖擅威權排斥勲舊遂竝下
獄于是瑄及鵬皆論死餘遣戍亨等復譖諸言官上諭
吏部簡給事御史年踰三十者留之一時給事中何玘
御史吳禎等凡三十六人皆調外臺諫爲之一空

政異三編

質實云給事御史調外三十六人按明史楊瑄傳給事中何玘等十三人爲州判官御史吳禎等二十三人爲

知縣尋以災變得
不調皆復原官

是日大風震雷拔木發屋須臾大

雨雹壞奉天門鴟吻上敕羣臣修省而亨吉祥家大木
俱折二人亦懼欽天監湯序本亨黨亦言上天示警宜
恤刑獄于是上感悟獄得稍稍解庚子徐有貞李賢等
皆出獄謫有貞廣東參政賢福建參政九疇江西布政
使綺廣西參政楊瑄張鵬免死戍遼東十三道御史自
鵬外周斌盛頤費廣張寬王鑑趙文博彭烈張奎李人
儀邵銅鄭冕陶復凡十二人皆謫知縣其前請調外之
何玘吳禎等皆令復職以通政司參議兼侍講呂原
入閣預機務尋晉學士原內端外和石亨曹吉祥等皆

敬之一日原朝會衣青袍亨笑曰行爲先生易之原不
荅 壬寅禮部侍郎兼學士薛瑄致仕瑄在內閣數月
見曹石用事嘆曰君子見幾而作甯俟終日遂以老乞
休去 薛瑄旣去上謀代者尙書王翱薦翰林修撰岳
正召見文華殿正長身美鬚髯上遙見色喜旣入上問
年幾何家安在何年進士正具以對上連稱善曰爾畿
縣人年正強仕又吾所取士今用爾內閣其盡力輔朕
正頓首受命趨出石亨張軌遇之左順門愕然曰何自
至此比入上曰朕今日自擇一閣臣問爲誰以正告兩
人陽賀上曰但官小耳當與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兩人

曰陛下旣得人俟稱職加秩未晚上嘿然癸卯命正以原官入閣預機務 李賢謫外未行上謂尙書王翱曰賢非有貞比宜可用翱亦薦之請以爲南京吏部蓋欲使之遠亨等也上曰宜留之左右甲辰復賢吏部侍郎乙巳巡撫貴州副都御史蔣琳坐于謙黨棄市 是

月游擊將軍石彪備大同與叅將張鵬等哨磨兒山遇

寇千餘騎來襲彪率壯士衝擊斬巴圖王

舊作把禿

以下百

二十人追至三山墩又斬七十二人捷聞時寇勢日熾石亨無功而還上憂形于色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使于謙在當不令寇至此上爲默然瑾永誠之孫克忠子也

秋七月乙丑復下徐有貞于獄有貞旣出而石亨等憾未已必欲殺之令人投匿名書指斥乘輿因奏有貞怨望使其客馬士權者爲之遂追執有貞于通州竝士權下詔獄時錦衣衛都指揮門達承亨等意痛加榜治士權瀕死者數四終無所言 丙寅夜承天門災丁卯上躬禱于南郊戊辰下詔罪已敕羣臣修省 庚午復命李賢入閣進吏部尙書兼翰林學士時石亨知上嚮用賢怒然無可如何乃佯與交懽賢亦深自匿非宣召不入而上益親賢顧問無虛日保喇近塞獵亨言傳國璽在彼可掩而取上色動賢言璽不可啟璽不足寶事

遂寢亨益惡之上亦馭亨吉祥驕橫屏人語賢曰此輩
干政四方奏事者先造其門爲之奈何賢曰陛下惟獨
斷則趨附者自息上曰不用其言能毋怫然賢曰願陛
下制之以漸然是時亨等勢猶熾賢亦有所顧忌不敢
盡言 出內閣許彬爲南京禮部侍郎彬性坦率門下
多浮薄士及輔政欲謝客客競騰謗且爲石亨所忌竟
不安其位甫行復貶陝西叅政旋乞休去 辛未石亨
曹吉祥構修撰岳正謫爲欽州同知正負氣敢言驟蒙
上遇益感激思自效或爲匿名書列曹吉祥罪狀吉祥
怒請出榜購之使正撰榜格正與呂原入見曰爲政有

體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出榜購募者且
事緩之則自露急之則愈匿上是其言遂不問石彪遣
使獻大同之捷下內閣問狀使者言捕斬無算不能悉
致皆泉林木間正按地圖詰之曰此地皆沙漠汝梟置
何所其人語塞時亨吉祥恣甚正言二人權太重恐久
不可制臣請以計間之上許焉正出見吉祥曰忠國公
常令杜清來此何爲者吉祥曰辱石公愛致誠款耳正
曰不然彼使伺公所爲耳因勸吉祥辭兵柄復詣亨諭
令自戢亨吉祥揣知正意因詣上免冠泣請死上內愧
慰諭之召正責漏言正對曰臣觀二家必以謀叛滅門

臣欲全上恩故令其自爲計耳二人聞之益怒會承天門災上命正草罪已詔因歷數弊政無所避亨吉祥遂搆蜚語謂正賣直誚上上怒故有是謫時正在閣僅二十八日耳初陳汝言以附亨等謀奪門亨薦之遂代王驥爲兵部尙書益相比爲奸正以災異極言亨將謀不軌陳汝言小人宜亟去上不省至是正謫外道潯縣以母老留旬日汝言令巡校言狀且言正嘗奪公主田尋逮正繫詔獄杖百戍肅州行至涿夜宿傳舍手拳急氣奔且死涿人楊四醉卒酒脫正拳剗其中且厚賂卒乃得至戍所云 癸酉以災眚肆赦時徐有貞在獄亨

等慮赦後將釋乃言于上曰有貞自撰武功伯券詞云
續禹成功又自擇封邑武功禹受禪爲帝武功曹操始
封也有貞志圖非望上出以示法司命鞠于廷馬士權
大呼曰豈有自撰誥券露其逆謀理邪及獄具刑部侍
卽劉廣衡等奏有貞詐爲制文竊弄國柄罪當棄市上
以犯在赦前免死癸未放有貞于金齒有貞出獄拊士
權背曰子義士也他日一女相託後有貞自金齒歸士
權往候之竟不及婚事士權辭去終身不言其事人以
是薄有貞而益重士權云 戊子以平苗功晉方瑛南
和侯陳友武平伯又論大同功封石彪定遠伯 辛卯

大賚諸邊軍士 是月刑部尙書軒輶致仕輶在刑部
數月見曹石怙權侵官乃引疾乞歸上召見問曰昔浙
江廉使考滿歸行李僅一簾乃卿耶輶頓首謝上猶欲
用之知不可強乃賜白金慰遣歸踰月以刑部侍郎劉
廣衡進尙書代之 楊瑄張鵬旣謫戍行至半道遇赦
還或謂瑄等宜詣曹石謝二人卒不往遂復謫南丹
八月甲午以彗星頻月見至是尙有餘芒乃躬禱于上
帝 九月甲子以太常少卿彭時兼翰林學士入閣預
機務時以請終制忤景帝指遂不用至是徐有貞得罪
許彬岳正相繼罷上坐文華殿召見時曰汝非朕所擢

狀元平時顛首明口遂復入閣自三楊後閣臣進退禮
甚輕惟時與岳正二人爲上所親擢者而上方嚮用李
賢數召獨對賢雅重時退必浴之時引義爭可否或至
失色賢初小忤久亦服其諒直曰彭公眞君子也 上
復位欲仿先朝故事出廷臣爲知府是月以御史林鶚
爲鎮江知府河東運判楊浩爲順德知府陞辭召至文
華殿論所以擢用意賜燕及道里費鶚以邑子林挺預
薦陳循等疑鶚有私逮挺考訊久之事得白鶚感上遇
蒞任革弊舉廢治甚有聲浩以諫止景帝幸隆福寺名
震京師至是遂被擢用 冬十月丁酉賜王振祭葬立

祠初振旣族誅有言其在衛喇特爲敵用者上大怒謂振之死難朕所親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或曰土木之難振侍上側有護衛樊忠者從帝旁以所持筆筆死振曰臣爲天下殺此賊遂突圍殺數十人死之然振之死于土木上猶追念不已復其官刻香木爲振形招魂以葬建祠祀之賜額曰旌忠

壬寅徵江西處士吳與弼時石亨擅權欲引賢者爲己重乃謀于閣臣李賢屬草疏薦之上乃命賢草敕加束帛遣行人曹隆齎禮幣往與弼以朝廷厚意當赴闕謝恩遂行 丙辰釋建庶人文圭初文圭被幽方二歲至是五十七歲矣上復位

念其無罪久繫欲釋之以問學士李賢賢對曰此堯舜之用心也天地祖宗實式馮之上意遂決卽日白皇太后太后許之左右或以爲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乃遣中官牛玉至鳳陽造房屋出文圭及其庶母以下家屬五六十人皆安置鳳陽聽婚娶出入自便給閹者二十人婢妾十數人文圭初出見牛馬亦不識未幾卒 是月己亥彗星復見于角長五寸餘指北犯角北星及平道東星 十一月甲戌廣西田州苗叛叛目呂趙僞稱敵國大將軍張旂幟鳴鉦鼓率衆劫掠南丹州又據向武州時武進伯朱英填廣西以聞詔英會思恩

府土官岑瑛討之 己丑免山東被災稅糧 十二月
壬辰復論奪門功封曹吉祥養子欽爲昭武伯時吉祥
以司禮監總督三大營又請官其從子鉉鐸鏞等皆爲
都督門下廝養宦官者多至千百人 辛丑保喇寇甘
涼命安遠侯柳溥佩平虜大將軍印充總兵官帥都督
過興都督同知雷通備邊禦之又命宣城伯衛穎爲平
羌將軍填甘肅 上爲石亨營第宅是冬上一日登翔
鳳樓見其新第極偉麗顧問恭順侯吳瑾曰此何人居
瑾佯對曰此必王府上笑曰非也因顧問臣言亨之橫
無人敢發其奸者由是益銜之

明通鑑卷二十八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變編輯

紀二十八

起著雍攝提格盡重光
大荒落凡四年

英宗睿皇帝後紀

天順二年春正月辛酉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

吳

通紀系汝言下獄于元年之冬蓋以其賊敗事發牽連
並記耳明史本紀系之二年正月辛酉證之七卿年表
同今據之汝言以諂附石亨被薦會于謙誅王驥管部事數

月解任乃以汝言代之至是以賊敗籍其家財物累巨
萬上召亨等入視愀然曰于謙被遇景泰朝死無餘貲
汝言未一年何多也亨俛首不能對汝言遂伏誅初謙

既死皇太后始知之嗟嘆累日徐爲上言謙匡濟國難之功及迎立外藩之誣上亦悔之至是始益悟謙冤而惡亨等 乙丑享太廟 甲戌大祀南郊 己卯上皇太后尊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先是上郊天後顧謂學士李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太后憂勤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依前代尊上徽號何如賢頓首曰陛下舉此莫大之孝也卽命賢擬徽號進詔告天下初天順改元太后兄繼宗以奪門功進侯爵諸弟官都指揮僉事者俱改錦衣衛尋又命繼宗督五軍營戎務兼掌都督府事左右又有爲其弟紹宗求官者上召

李賢謂曰孫氏一門長封侯次皆顯秩子孫二十餘人
悉得官足矣今又請以爲慰太后心不知初官其子弟
時請于太后數請始允不懌者累日曰何功于國濫授
此秩物盛必衰一旦有罪吾不能庇矣太后意固如此
賢稽首頌太后盛德因從容言祖宗以來外戚不典軍
政上曰初內侍言京營軍非皇舅無可屬太后至今實
悔之賢曰侯幸瀄謹但後此不得爲故事耳上曰然已
而錦衣遂杲奏英國公張懋太平侯張瑾及繼宗紹宗
竝侵官地立私莊命各首實宥其罪還其地于官 辛
巳頒優老之政 是月禮部請皇太子出閣讀書上命

李賢擬講讀官進立詢以先讀何書賢以尙書大學對
初景泰問京師崇信佛教每三年度僧數萬上謂李
賢曰僧徒豈可如此泛濫敕今後僧徒每十年一度著
爲令 二月戊申開雲南福建浙江銀場司禮太監福
安請之也安奏雲南福建浙江等處舊有銀礦採辦煎
銷上納京庫近年或採或止今國用不足宜如舊制遣
官開場煎辦又請于雲南等處分遣內官收買黃金珍
珠寶石從之 是月保喇寇涼州柳溥堅壁不出官軍
敗績 改馬昂爲兵部尙書 閏月己巳日無光旋赤
如赭 己卯詔瘞土木暴骸 是月籍前副都御史羅

綺綺自上年下獄謫爲廣東參政未赴至是其鄉人告綺在家有磁州同知龍約自京還與綺言天子仍寵宦官刻香木爲王振形事相與訕笑以爲朝廷失政致吾輩降黜上聞奏大怒詔捕綺下吏坐死籍其家陳所籍財賄于文華門示衆家屬戍邊婦女發浣衣局

改異羅綺以居

家訕笑朝政下吏事諸書皆不載證之明史本傳特書于下獄之明年閏二月今據增

三月張

軌卒軌以奪門功封侯納賄亂政亞于石亨于謙王文

范廣之死軌有力焉或曰廣旣死軌一日遇諸途爲拱

揖狀問之左右曰范廣過也歸家發病死

改異諸書系之是年三月

書張賜卒而以爲軌之更名弁州攷誤辨之謂軌爲河間王弟四子英宗每呼之爲張四世遂謫四爲賜耳按

明史軼茲無更名
事今仍據傳書之

夏四月乙丑皇太子出閣講讀上

語廷臣曰東宮講讀宜在文華殿朕欲移居武英殿但
早晚朝見太后不便乃以左廊居東宮 辛未復設巡
撫官先是上語李賢曰朕初復位奉迎諸人皆以巡撫
之過也宜爲朕舉才能者復任之賢因請曰遼東宣府
大同延綏甯夏甘肅需人最急上令賢與王翱馬昂等
議乃以太僕卿程信之遼東山東布政王宇之宣府僉
都御史李秉之大同監察御史徐瑄之延綏山西布政
陳翼之甯夏陝西布政芮釗之甘肅仍以京官巡撫地

方如舊制尋又召前山西叅政葉盛至京擢僉都御史
巡撫廣東盛乞終制不允是月吏部侍郎孫宏聞喪

宏以知縣考滿赴京爲石亨鄉里營求京官又以奉迎
有功擢工部侍郎卽調吏部上頗鄙其人而以亨故又

恐其謀奪情卽令守制召李賢曰吏部乃天下人物權

衡侍郎卽尙書之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卿以爲誰可

賢薦鄒幹姚夔更稱夔表裏相稱有大臣量乃以夔爲

吏部侍郎

夔異夔任吏部侍郎據傳在天順二年證之天順
日錄爲二年四月紀聞夔與陸瑜任刑尙同

列之三年證之七卿表瑜亦以是年
十月任刑尙非三年也今分書之

五月處士吳與

弼至京師上謂李賢曰與弼當授何職對曰今東宮講

讀正宜老成儒者輔導之授以宮僚爲宜上曰然壬寅
召與弼入見卽日召吏部授爲左諭德與弼辭曰臣草
茅賤士本無高行陛下采聽虛聲又不幸有大馬疾匍
匍京師今年且六十八矣實不堪供職上曰宮僚優閑
不必辭賜文綺酒牢遣中官送館次謂賢曰此老非迂
濶者務令就職時上眷良厚而與弼疏辭再三不許乃
請以白衣就邸舍假讀秘閣書上曰欲觀祕書宜勉受
職令賢諭意與弼留京師二月遂以疾篤請賢復叩其
所以不受之故謂敕書崇重聘以伊傅禮意當大用而
以宮僚無事慮不得卽行其志故不受賢爲言于上請

曲從放還始終恩禮以光曠舉上然之賜敕慰勞賚以
銀幣復遣行人送還令有司月給米二石與粥歸表謝
陳崇聖志廣聖學等事致異康齋辭官僚遣歸事明史儒林傳多据天順日錄而錄中亦無貶語但言其以授職官僚未能待以伊傅之禮以爲固執而已薛氏憲章錄則指其跋石序族譜及與弟訟囚首公庭事皆本之尹直瑣綴錄黃氏明儒學案亦疑其不實今悉刪之是月嚴自宮

之禁初石亨等收留自宮之人至是乃自首其大名等
府金吾等衛軍民人等皆相繼自首乃詔凡自宮自首
者皆宥其罪發南海子藝蔬六月己卯雷震大祀殿
鴟吻秋七月癸卯授定遠伯石彪爲平夷將軍充總
兵官禦寇甯夏彪先偕高陽伯李文赴延綏備邊尋以

疾召還遂有是命 八月戊辰保喇寇鎮番 是月詔修一統志諭李賢彭時等曰朕欲覽天下輿圖之廣我太祖太宗嘗命儒臣纂輯未竟厥緒景泰間雖有成書繁簡失當卿等尙折衷精要繼成初志于是命賢等爲總裁官書成凡九十卷 九月右副都御史林聰奉詔捕江淮鹽盜以便宜禽僂渠魁數人餘悉解散竝奏籍指揮之受盜賄者未幾以母憂起復再辭不許 冬十月己未太白晝見 甲子上校獵南海子親御弓矢命勲戚武將以次馳射獲輒獻之旣畢賜酒饌更以所獲分賜侍臣一時鷹坊司內臣奏乞出外採獵上不許固

請乃曰不許擾害州縣及出所獲獐鹿兔雉多出州縣
斂之民間遣人預進上令人密訪某州若干某縣若干
皆得其數俟其歸各杖而黜之 壬午命武平伯陳友
爲征夷將軍充總兵官勦寇甯夏 是月李賢請罷錦
衣官校刺事時上慮廷臣黨比欲知外事多倚錦衣官
校爲耳目由是指揮門達遂果俱得幸而果更強鸞上
尤委任之杲遣校尉偵事四出所至官吏震恐多進聲
伎貨賄以求免雖親藩亦然無賄者輒被逮每逮一人
必破數大家四方奸民詐稱校尉乘傳縱橫無所忌賢
請撤還上不許于是其勢益張 刑部尙書劉廣衡罷

擢布政使陸瑜代之十一月甲寅免山東濟南東昌

兗州青州四府被災稅糧凡五十一萬一千三百餘石

是月罷冬至宴上謂李賢曰節固當宴但殺牲畜太

多尙有正旦慶成一歲四宴朕欲減之如何賢對曰大

禮之行初不在此陛下減之亦是由是每歲二宴至于

正旦亦或不宴唯慶成一宴歲以爲常

政異罷冬至宴諸書皆不載憲

章錄系之十一月蓋本天順日錄也今從之

保喇寇延綏時楊信充總兵

官填延綏都督僉事張欽副之禦敵于青陽溝大捷欽

復敗之于野馬澗等處捷聞封信彰武伯欽進都督同

知填守如故

政異諸書多記楊信敗北寇于明年正月證之明史本傳信封彰武伯在二年以青

陽溝之捷也憲章錄但記張欽破寇事法傳錄並系之是年十一月惟青陽溝作柴溝今据明史本傳

十二月戊午柳溥以失律罷歸是冬令百官祈雪是歲日本王源義政以前使臣獲罪天朝欲入貢謝罪不敢自達乃移書朝鮮令轉請之詔令擇老成識大體者充使而倭仍不時入寇貢使亦不至

三年春正月甲申朔有大星如蛇入危宿乙未大祀南郊甲辰保喇復犯安邊營總兵官石彪楊信擊敗

之先是保喇屢犯甯夏延綏等處皆敗之至是復以二

萬騎入寇彪與信連戰皆捷斬其平章郭勒齊

舊作鬼力赤此

又一追出塞轉戰六十餘里復大敗之生禽四十餘人

斬首五百餘級獲馬駝牛羊二萬餘爲西北戰功第一
都督僉事周賢都指揮李鑑俱沒于陣是月晦兩廣
搖賊起慶遠同知葉禎募健兒與戰生繫其酋其黨憤
悉衆攻城禎子公榮戰不克死之禎自帥三百人趨赴
道遇賊山下鏖戰手刃一賊身被數鎗與從子官慶及
三百人俱殲焉嶺南無雪是夜大雷電雪深尺許賊解
圍去諸村寨獲全事聞贈廣西叅議命守臣立廟祀之
葉禎事見明史本傳而諸書皆不載今按傳記其事特
大書云時天順三年正月晦也又記是夜嶺南大雪事
不知三編何以佚之今據增

廣東雷州廉州採珠從太監福安奏也是月上幸太

監曹吉祥宅吉祥以奪門功得上寵至是邀上幸其宅
時有百戶李成者善謔稱沙狐狸隨迤北有功擅入內
府求陞職上怒命錦衣衛鞠之指揮僉事哈銘與額森
特穆爾舊作也先帖木兒此又一人謀脫成罪伺上幸吉祥宅乃報

額森特穆爾先期往候比至奏言成有功乞宥之上問
知事由哈銘復命錦衣衛監禁久之錄奏罪囚乃降銘
千戶調發貴州衛差操 夏四月壬子巡撫兩廣僉都
御史葉盛大破瀧水獠生禽獠鳳弟吉時兩廣盜讎起
所至破城殺將諸將怯不敢戰率殺平民冒功民之從
賊者益衆盛以蠻出沒不常請自今攻劫城池者始以

聞餘止類奏疏上兵部駁不行 己巳南和侯方瑛平

貴州苗初東苗干把豬等僭號稱王攻都勻等衛詔瑛

與贊理軍務都御史白圭合川湖雲貴軍四道擊之瑛

圭兵進青崖總兵李貴進牛皮箐叅將劉玉進谷種叅

將李震進鬼山所向皆捷至是合兵攻石門山賊退踞

六美山翁受河諸軍大進生禽干把豬送京師磔之凡

先後克六百餘砦邊方悉定 石彪以安邊功進爵爲

侯彪本以戰功起家不藉父兄蔭然一門二公侯勢盛

而驕多行不義馴至于敗

國史明書系石彪下獄于正月憲章錄系之二月皆誤也

證之功臣年表彪以四月己巳進封侯蓋以正月安邊之捷也是時彪雖以功進爵而與亨內外握兵柄上己

疑之故欲以封侯召還使奉朝請非遠也彪之下獄在是年之八月誅在明年二月明史本紀所記亨彪前後事證之弇州史乘放誤所據

五月庚子詔都督劉深

國史其年月日悉符今據之

充總兵官會兩廣守臣討廣西流賊

攷異此據明史稿增惟本紀叙于四

月已巳下四月無

庚子蓋脫五月字 六月辛酉復命巡撫官以八月集

京師議事尋諭戶部移文各巡撫以地遠近分年赴京

著爲令 秋七月召石彪還彪與石亨內外爲援上頗

疑之欲以封爵使奉朝請而彪謀填大同令千戶楊斌等保奏上覺其詐收斌等拷訊得實趣彪疾馳入京

八月庚戌下石彪錦衣衛獄令門達鞠之得其繡襜龍衣及違式寢牀諸不法事罪當死遂籍彪家竝逮其黨

七十六人彪事既發言官將于朝班劾之有泄于彪者
上聞之大怒已未禁文武大臣往來其給事御史及錦
衣官不得與文武大臣交通違者依洪武間鐵榜例治
罪 乙亥免湖廣被災秋糧 是秋建安老人賀煬上

書論時事言今銓授縣令多年老監生洎滿九載年已
七十苟且貪污何以爲治宜擇年富有才能者其下僚
及山林抱德之士亦當推舉又言朝廷建學立師將以
陶鎔士類而師儒鮮積學草野小夫夤緣津要初解兔
園之冊已廁鶚薦之羣待次循資濫升太學侵尋老耄
倖博一官但墮身家之謀無復功名之念及今不嚴甄

選人材日陋士習日非矣上善其言下所司行之

張異賀場

上書事見明史張昭傳傳言是年之秋今據之

冬十月己未上獵南苑

庚

午石亨以罪罷先是亨聞彪下詔獄懼請罪上慰諭之亨請盡削弟姪官放歸田里亦不許及法司再鞫彪言彪初爲大同游擊以代王增祿爲已功王至跪謝自是數欵彪出歌妓行酒彪凌侮親王罪亦當死因交章劾亨招權納賄肆行無忌私與術士鄒叔彞等講論天文妄談休咎上乃命錮彪于獄罷亨閒住絕朝參亨旣得罪時方議革奪門功上以問李賢賢曰迎駕則可奪門豈可示後天位乃陛下固有奪卽非順時亦幸成功耳

萬一事機先露亨等不足惜未審置陛下何地上悟曰
然賢曰若景泰果不起羣臣表請復位此輩雖欲陞賞
以何爲功老臣耆舊依然在職何至有殺戮降黜事致
干天象招權納賄何自而起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益盛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正謂此也上深然之乃詔自
今章奏勿用奪門字諸冒功得官者許自首更正凡罷
黜四千餘人 是月命法司會廷臣霜降後錄重囚謂
之朝審遂爲定制政異明史本紀每歲霜降錄重囚明
史稿則云霜降前憲章錄則云霜降
後證之刑法志
亦作後從之十一月癸巳振湖廣饑免其稅糧

是月南和侯方瑛卒於鎮所瑛在湖廣貴州前後克砦

幾二千俘斬四萬餘平苗之功前此無與比者至是卒年四十五上聞震悼賜謚忠襄瑛天資英邁通古兵法嘗上練兵方畧及陣圖老將多稱之時都督僉事李震從瑛平東苗有功至是卽以震充總兵官代填貴州湖廣

瑛異方瑛卒在是年見本傳證之功臣表在三年十一月今據增

四年春正月丁亥大祀南郊 癸卯下石亨錦衣衛獄

亨旣罷中官遂杲等奏亨怨望逾甚與其從孫後日造妖言且蓄養無賴專伺朝廷動靜不軌迹已著廷臣皆

言不可輕宥乃下亨詔獄坐謀叛律應斬籍其家

致異明史

本紀正月癸卯石亨有罪下獄瘐死二月丁卯石彪棄市按亨死獄中弇州攷誤以爲二月癸亥又四日丁卯

誅石彪明史稿分書之下獄在正月癸卯籍家初上以在甲辰亨死在二月癸亥彪誅在丁卯今據之復辟德亨亨復薦千戶盧旺彥敬爲指揮使侍上側自是干請無虛日亨每見上出必張大其言在亨門下者得亨語卽揚于衆以爲聲勢一時朝臣奔走恐後以貨之多寡爲授職美惡入之先後爲得官遲早時有朱三千龍八百之謠謂郎中朱銓龍文輩俱以賄被擢也杲本亨所擢密受上旨往往伺亨所爲以報會彪謀填大同爲天下精兵處權傾人主羣疑其有異志遂及于禍竅異三編質實云按明史紀事本末瞽人章先者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勸亨舉事亨謂其黨曰大同土馬甲天下吾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可恃也異日彪佩鎮朔將軍印專制大同北塞紫荆關東據臨清決高郵堤

以絕餽道京師可不戰而困及保刺寇延綏帝命亨往禦之童先又力勸亨亨曰爲此不難但天下都司除代未同待周爲之未晚也先日時者難得而易失亨不聽會彪敗罷亨而亨謀漸急事益露其家人上告變逮治之據此則亨不軌之謀乃其家人所發而明史亨傳以爲呆奏存考按傳言蓄養無賴專伺朝廷動靜則當時必有發其陰事者抑或呆具爰書時使人告變以爲不軌之左證第野史所記半出傳聞而國史紀聞所載尤多蕪襍今仍參石亨本傳及三編餘悉刪之

是月天下朝觀官至京師詔

出榜禁約不許交通京官餽送土物亦不許下人挾讐告害上又語李賢曰黜陟之典亦宜舉行對曰此祖宗舊制時吏部都察院黜不職者數百人旌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布政以下賈銓等十人賜禮部筵宴竝衣服楮幣遣之 二月壬子廣西獐賊陷梧州 癸亥石

亨瘐死獄中法司請僇其屍梟首示衆上以李賢言命
瘞之 丁卯石彪棄市後亦伏誅後中天順元年進士
助亨籌畫時有都督杜清出亨門下後造妖言有土木
掌兵權語蓋言杜也事覺流金齒亨之敗也有錦衣指
揮劉敬坐飯亨直房用朋黨律論死時韓雍爲右僉都
御史佐寇深理院事語深曰朋黨謂阿比亂朝政也以
一飯當之豈律意且亨盛時大臣朝夕趨門不坐獨坐
敬何也深嘆服出之雍以景泰二年爲右僉都御史巡
撫江西劾奏甯王兄弟相訐事一時王府官皆得罪軍
民連逮者甚衆甯王銜之天順初罷天下巡撫官改山

西副使甯王因挾前憾劾其擅乘肩輿諸事下獄釋之
尋起故官佐理刑部未幾復命巡撫宣府大同 是月
擢布政蕭昶爲禮部尙書又召致仕副都御史年富爲
戶部尙書時沈固罷上以戶部難其人李賢薦年富執
法不撓可居此職上然之左右有不悅富者謂賢不宜
再舉一日上召賢曰戶部之缺恐非年富不可賢因述
其不悅于衆上曰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
私情遂召用之昶以吏部考察薦故有是擢反異蕭昶年富擢召
事紀聞系之三年十二月憲章錄在是年正月蓋以昶
考察在十人之列因牽連並書召年富事也諡之明史
年表二人皆以二月
間任今系之是月下
命皇子德王秀王等出閣讀書

陝西慶陽隕石大者四五斤小者二三斤擊死人以

萬計又有傳石能言可駭

攷異明史五行志不載紀聞系之是月二申野錄同今據

之

三月庚辰賜王一夔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一夔

前推官王得仁子也

乙酉大雨雪越月乃止

攷異此據明史

五行志三編彙記之于四月

戊戌免南畿被災秋糧

是月召耿

九疇爲南京刑部尙書軒輅爲左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石亨旣死上每念二人廉正不易得故相繼召用之

夏四月己酉分遣內臣盧永等督浙江雲南福建四

川銀課浙閩課額大畧如舊雲南十萬兩有奇四川萬

三千有奇總新舊額十八萬三千有奇

壬子襄王瞻

塋來朝上命百官朝王于邸詔王詣天壽山謁三陵及
辭歸禮送加隆且勅王歲時與諸子得出城遊獵蓋異
數也 五月壬午免畿內浙江被災秋糧 己亥罷中
官督蘇杭織造 六月癸亥免湖廣被災稅糧 秋七
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辛卯自五月雨至是月淮水決
沒軍民田廬遣使加意振卹並所決城壩以次修築
甲午填守廣東太監覃記誣奏廉州知府李遜縱民竊
珠徵遜下獄遜悉發記杖人至死及強斂民財物狀上
怒令鋸記復遜職 是月徵天下逋逃工匠凡三萬八
千四百餘名命吏部遣官二十員分往督捕 下工部

侍郎翁世資于獄初蘇杭等府織染局歲造上供皆有定數至是上遣內使增造綵緞七千匹世資請減之上怒下獄尋貶衡州知府八月戊午上親諭戶部免天下災田稅糧甲子韃靼保喇與瑪拉噶等分三道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總兵官李文及宣府總兵官楊能禦之文等畏其鋒不敢出癸酉寇大舉直抵鴈門掠忻代朔諸州烽火徹京師居民驚走擁入禁城不能止李賢言于上曰宜出軍紫荆倒馬二關非欲與之對敵一則安撫人民一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會兵部奏請遣將統京軍赴大同上曰緩不及事徒勞士馬惟駐關

之策可行也于是遣都督顏彪領兵赴紫荊關馮宗領兵赴倒馬關寇知有備尋引去 九月庚辰保喇復犯大同右衛 庚寅命撫甯伯朱永都督白玉鮑政率京軍巡宣府邊永謙之子也 甲午免江西被災秋糧

冬十月甲子上御西苑閱京營將領騎射令三營管操侯伯都督以下皆騎射以三矢爲率上親按籍記中矢多寡賜鈔有差 戊辰幸南海子 十一月丁酉復閱隨操武臣騎射于西苑 是月改蕭昞于南京以南吏部侍郎石琚爲禮部尙書 閏月丁巳以月食失占下禮部侍郎掌欽天監事湯序于獄上謂李賢曰月食人

所共知欽天監失于推算以致救護不行因言序掌監事遇有災異多隱蔽不言天文吉事却詳書以進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修省今序如此豈爲臣盡忠之道賢對曰自古聖帝明王皆畏天變聖意實同序罪可誅也尋貶序秩

致異明史本紀不載史稿書閏十一月丁巳蓋望後一日

天順日錄書閏十一月十六日是也紀聞作閏十月丁巳證之明史天文志是年閏在十一月蓋轉寫脫去一字耳己未上幸鄭村壩閱甲仗車馬十二月戊寅以

巡撫直隸副都御史崔恭爲吏部侍郎上以王翱年老欲早得一人習練其事翱與李賢合薦恭上以爲得人因與賢論人才高下上曰若徐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

有何大罪祇爲石亨輩所害耳卽日傳旨釋有貞爲民

有貞旣歸猶冀復召時時仰觀天象謂將星在吳益自

負常以鐵鞭自隨數起舞及聞韓雍征兩廣有功乃擲

鞭太息曰孺子亦應天象耶雍同里人也有貞旣不用

放浪山水間十餘年而卒

攷異崔恭授吏侍据天順日錄在十二月六日訪其人于

李賢等明日恭以薦授吏部侍郎是月壬申朔六日爲丁丑又明日爲戊寅至釋徐有貞同在是時而明史本紀不載三編据實錄系之是年十二月與天順日錄合今類書之

是歲朝鮮與鄰部

毛憐衛仇殺詔禮科給事中張甯同都指揮武忠往解

之甯詞義慷慨而忠驍健張兩弓折之射雁一發墜朝

鮮人大驚服竟解其仇而還中官覃包邀甯相見不往

尋擢都給事中

致異事見明史張甯傳證之朝鮮傳在天順四年今增

五年春正月庚戌大祀南郊

二月己卯免山東被災

稅糧凡二十四萬餘石

甲午保喇寇莊浪詔都督馮

宗帥兵討之

丙申填守廣東中官阮隨奏大藤峽猺

賊出沒兩廣累年爲患雖常會兵勦捕而地里遼遠又

兩廣軍馬不相統屬宜大舉以創之乃命都督僉事顏

彪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調南京江西及直隸九江

等衛官軍一萬隸之

是月巡撫廣東葉盛奏廣東珠

池經二次採取今珠螺稀嫩須暫停緩方得長大況雷

廉等府州縣夫蠶累被廣西流賊劫殺必須大兵甯靖

人力寬甦之日方可採撈上命戶部議行 三月壬子

免蘇松常鎮四府被災稅糧凡五十三萬餘石 甲寅

湖廣貴州總兵官李震勦城步猺獞攻橫水城溪莫宜
中平諸砦皆克之長驅至廣西西延會總兵官過興軍
克十八團諸猺前後俘斬數千人 是春以劉孜爲右

副都御史巡撫江南十府孜以吏部考察舉治行卓異
遂自山東按察使陞任左布政至是命撫南畿蘇松財
賦自前撫臣周忱立法後多紛更孜至首訪忱善政遺
蹟斟酌行之民以爲便 夏四月癸巳保喇寇邊入平
虜城誘指揮許顯等入伏死之邊報日亟乃詔兵部侍

郎白圭督陝西諸軍討之

張璁是年白圭凡兩命此係督師七月之命則贊皇宗軍

務也諸書多混今分記之

是月上與閣臣李賢言今府庫錢糧入

少出多且軍官俸一季闕銀十四萬兩何以爲繼賢對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上令賢與吏戶兵三部議之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令兵部以次調外却以軍補其闕以省冗費上曰此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無事然使其不覺可也上領之賢又言今日軍官有增無減自古賞功之典雖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孫不一再傳而犯法卽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行革黜者若再因

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困歲供此不可不深慮也上
曰此事誠可慮然亦當徐爲之

攷異語見天順日錄書
于五年四月今據增

五月丙午保喇犯宣府 丁未免河南被災稅糧凡

二十六萬石有奇 是月殺弋陽王奠壘王甯獻王之

庶孫也初有錦衣衛指揮緝王烝母事上遣人按問不

實復令奠壘兄甯王奠培具實以聞奠培奏無其事而

是時中官遂杲聽訶事者言以爲實迨上遣駙馬都尉

薛桓與杲再按會奠培奏亦至上以責杲杲懼仍執如

初遂賜奠壘母子自盡焚其尸是日雷雨大作平地水

深數尺衆咸寃之

攷異據天順日錄系之五年二月蓋
據事發按問之月也三編系殺奠壘

于五月據其見殺之月分本之實錄其目
中所記皆與明史諸王傳合今據書之

下南雄知

府劉實于獄實居官三十餘年廉介愛民中官過郡多

邀索弗與遂折辱之郡民大呼擁實去中官慚忿誣以

罪逮下詔獄瘐死郡人哀而祠之實江西安福人

死異
據明

史本傳實以天順四年知南雄府因記其忤中官下獄
事三編系之是年五月據實錄也通紀系之景泰六年
三月證之本傳實彼時以順天府治中召修宋元通鑑
至天順初還原任四年擢知南雄府是其下獄之在五
年明矣今據
三編書之

六月丙子保喇寇河西官軍敗績關中

震恐壬午復命兵部尙書馬昂總督軍務懷甯伯孫鏜

充總兵官帥京營軍禦之未行而曹吉祥之亂作 戊

戌夜彗星見東方芒長三尺許尾指西南 是月以天

下水災又值邊警會昌侯孫繼宗吏部尙書王翱等請
行寬卹之政以蘇民困上有難色不得已令條其不便
于民者十數事詔行之 秋七月己亥朔東方有黑氣
須臾蔽天 庚子太監曹吉祥及其從子欽反石亨之
敗也吉祥內不自安漸蓄異謀家故多藏甲日犒諸達
官金錢穀帛恣所取皆願盡力結爲死黨千戶馮益曾
于景泰間請徙上皇于沂州復辟後以吉祥庇得不誅
因客欽所欽問曰古有宦官子弟爲天子者乎益曰君
家魏武其人也欽大喜欽有家人百戶曹福來者得罪
逃去奏行捕治欽乃別遣人尋獲至家私掠死爲言官

所劾上令遂杲按之且降敕徧諭羣臣毋自專于憲典
欽驚曰前降敕遂捕石將軍今復爾殆矣反謀遂決使
其黨掌欽天監湯序擇以是月二日昧爽欽自外擁兵
入廢帝而吉祥以禁兵爲內應謀既定欽召諸達官夜
飲時懷甯伯孫鏗奉詔西征將陞辭是夜與恭順伯吳
瑾俱宿朝房達官馬亮恐事敗逸出走告瑾瑾趨告鏗
從長安右門隙投疏入二人皆武臣拙于書惟曰曹欽
反曹欽反上得奏急繫吉祥于內而敕皇城及京城九
門門勿啟欽以亮逸知事泄中夜馳往遂杲家殺杲斫
傷閹臣李賢于東朝房以杲頭示賢曰杲激我也逼賢

草奏釋己罪亡何又執尚書王翺賢乃就翺所索紙佯
草疏乃獲免欽又殺都御史寇深于西朝房遂帥眾攻
東西長安門不得入縱火守衛者拆河墻甃石塞諸門
賊往來叫呼門外鎗遣二子亟召西征軍擊欽于東長
安門且大呼曰有獄賊反西征軍奔集至二千人鎗曰
不見長安門火耶曹欽反能殺賊者必得重賞欽先攻
東安門不克瑾將五六騎覘賊道遇欽力戰死欽復縱
火門燬門內聚薪益之火大熾賊不得入天漸曙欽黨
稍稍散鎗勒兵逐欽鎗子軌斫欽中膊欽走突安定諸
門門盡閉歸家拒戰會大雨如注鎗督諸軍奮呼入欽

投井死其家無大小盡誅之 壬寅撫諭京城內外癸

卯磔吉祥于市夷其族丙午磔吉祥黨湯序馮益陳守

忠丁順等皆籍其家額森特穆爾

舊譯見前

以事覺逃至通

州被獲械送京師均伏誅 丁未免南畿應天等府被

災稅糧凡五十九萬七千七百石有奇 庚戌以禽逆

賊詔示天下大赦求直言時李賢上言曹賊就誅此非

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又

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或設敢諫之鼓誹謗之

木以導之或舉旌獎賞勞陞用之典以勸之猶慮其絀

默自保或設不言之刑以懼之聖帝明王其惓惓求言

若此者唯恐不得聞其失也惟姦邪之臣惡其攻已必欲塞之以肆其非由是覆宗絕嗣陷于大僂而不悟矣上曰此吉祥石亨張軓輩實爲之宜列之詔中咸使聞知丁巳河溢開封城中水深丈餘官舍民居漂沒者過半周王及諸守土官皆乘舟筏避于城外軍民死者不可數計詔侍郎薛遠往視戊午上以孫鏜不行邊

報益警乃以馮宗充總兵官禦保喇又以李賢薦起副

都御史王竑于家與兵部侍郎白圭參贊軍務

攷異據明史白

圭本傳是年保喇寇莊浪與都御史王竑贊都督馮宗軍務竑傳亦云都督馮宗出師用李賢薦起竑故官與兵部侍郎白圭參贊軍務據此則圭與竑同參贊馮宗軍務明史統系之七月三編據之皆本實錄明書以爲

白圭班
師誤也

辛酉保喇上書乞和 丙寅彗星自前月晦

見至是凡二十九日始滅 是月追封吳瑾涼國公謚

武壯贈寇深少保謚莊愍

政異明史吳允誠傳瑾謚忠壯功臣表又作武壯三編作

武莊疑莊爲壯之誤也

進孫鏗爵爲侯又以馬亮告反授都督

政異

請書皆作完者禿亮按亮以達官客曹欽家完者其番名也三編明史皆作馬亮今從之

以李賓

爲右都御史寇深之遇害也上以此職非輕難其人李

賢請令六部共舉已舉三人以南京刑部尙書蕭維禎

居首賢請用之上曰此人曾經吉祥力薦必其黨與非

端士也上以大理卿李賓年雖少久典刑名復詢之王

翱等遂有是命 八月壬申寇犯永昌甲戌又犯甘州

甲申加李賢王勳皆太子少保時上勅吏部曰學士
李賢爲賊傷乃能力疾辦事忠勤可嘉宜進秩酬之賢
等固辭不許

厥異事見天順日錄云八月十六日是月已巳朔今據書之

是月保

喇寇西番遂入涼州守將都督毛忠禦之鏖戰一日夜
矢盡力疲寇來益衆忠意氣彌厲拊循將士復殊死鬥
寇卒不能勝會宣城伯衛穎援至寇解去忠竟全師還
上旣擢李賓而大理寺卿未除一日與李賢論人才
因及工部尙書趙榮賢曰此人可取且如曹賊反時文
臣皆畏縮不敢前獨榮被甲走馬呼于軍曰好漢皆來
從我曹家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忠臣義士勿避也

于是從者數十百人上聞嘆曰此忠臣也乃命榮以工
尚兼大理卿食兩俸攷異明史七卿表李賓任右都在七月趙榮兼大理在八月今據表
分書之趙榮事見明史
本傳紀聞作劉榮誤

岳正之在戍也上每念及輒

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膽至是曹石敗上思其言乃放還
爲民正自爲像贊述上語以爲之死靡憾人謂其果于
自信云 賜兵部尚書馬昂玉帶及繡金麒麟服昂初
附曹吉祥嘗薦曹欽得管大營禁兵至是以誅欽有功
因得掩其薦欽之罪自是寵待特厚賜賚無虛日 九
月壬戌巳時京師地震有聲起自西南方至東南方止
冬十月壬申以西邊用兵令河南山西陝西士民納

馬者予冠帶保喇之乞和也上遣都指揮詹昇寶顯

等賁璽書往諭降自是凡三乞和皆許之辛卯昇等至

塞外保喇聽命遣使來貢受約又請改大同舊貢道而

由陝西蘭縣入朝議許之初韃靼入寇或在遼東宣府

大同或在甯夏莊浪甘肅去來無常爲患不久景泰初

始犯延綏然部落少不敢深入嗣後有韃靼部下阿勒

楚爾者

舊作阿羅出

率其屬潛居河套遂逼近西邊出沒爲

患河套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處也地在黃

河南自甯夏至偏頭關延袤二千餘里其外爲東勝州

在受降城之東明初置衛控之厥後以曠絕內徙虜始

渡河犯邊于是保喇與小王子及瑪拉噶等

舊譯見前卷

先

後繼至掠我邊人以爲嚮導自請改道陝西每歲入貢

而寇掠如故河套之患始此

攷異河套事通紀系之五年冬證之明史韃靼傳言

入河套在天順間而受約入貢及請改道陝西皆在

五年此即虜入河套之張木今並系之請降入貢下

十一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攷異諸書多系日食于九月之朔明書以九月之朔爲戊

戌明史三編拓實錄爲十一月丁酉日食今從之

丙辰上召閣臣李賢于文

華殿語曰曹吉祥非無功一旦犯法誅殛無遺且朕在

南城時若輩如何一旦得志却又忘之朕今復位五年

矣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是以每日視朝朝母后畢卽

親政務覽章奏至于飲食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俱從

便賢曰如此節儉益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百姓自

然富庶可期上曰願卿勉輔朕躬君臣一德

攷異語見天順日錄

云十一月二十日是月丁酉朔今据之

壬戌幸南海子

十二月癸巳

太白晝見

是冬命李震專填湖廣以李安充總兵官

填貴州

是歲四川松潘蠻叛松潘地雜番苗舊設參

將一人事權輕會守臣告警朝議設副總兵以都督同

知許貴充總兵官填守未抵鎮而山都掌蠻叛詔便道

先討之貴分兩哨直抵其巢連破四十餘砦斬首千一

百級生禽八百餘人餘賊遠遁貴亦感嵐氣未至松潘

卒上爲輟朝一日賜賻及祭葬如制

攷異事見明史許貴本傳傳云天順

明通鑑卷二十八

十四

五年今系之
是年之末